

26404

松桃文史資料

松桃政协



85

第四輯

松桃文史资料

第四辑

115/38

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松桃

松桃文史资料（第四辑）

承办单位：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校：松桃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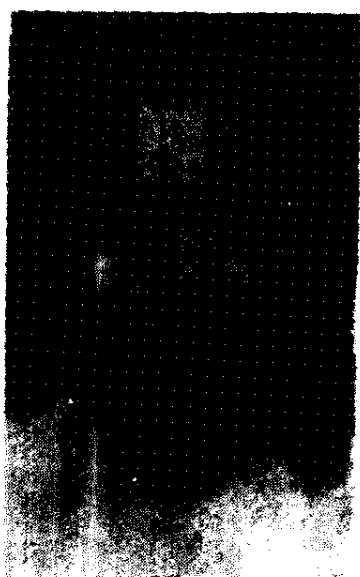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滕久荣烈士经历的革命道路·····	林北辰(1)
滕久荣烈士日记摘抄·····	田景锡(33)
黔东纵队花垣联络站·····	陈鹏口述 宋有周整理(47)
一点难忘的回忆·····	李 克(53)
忆李懋清等进步青年被迫害经过·····	刘鸿域(58)
苗族英雄龙许保起义始末·····	龙健搜集整理(64)
解放前松桃的食盐运销·····	政协文史组搜集整理(72)
松桃的“全民食盐总店”·····	贺国镛遗稿(86)
旧松桃县“百世奖学基金委员会”的梗概·····	涂宗良(93)
匪首高竹梅归案记·····	刘俊德(96)
“松桃”考证初探·····	龙昌吉(103)
“松桃八景”简介·····	刘鸿域 梁恩仁(106)
谢彬与刘竹铭之死·····	陈国昆(110)
旧中国最早的一支美国化军队·····	(123)
松桃民族识别《工作简讯》选载·····	贺从宪供稿(132)
附录：《黔南识略》卷二十一——松桃直隶厅 (贵州巡抚长白爱必达撰)·····	(146)
附：征稿启事·····	(157)
第二、三辑勘误·····	(159)

滕久荣烈士经历的革命道路

林 北 辰



滕久荣烈士，中共党员，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六日，系松桃县冷水乡渠崩寨人。一九四五年夏，他离开山乡，远赴重庆求学，深望一日有成，跻身上流。但历史的浪潮，终于把他推上了革命的征途。一九四六年夏，他受中共地下党川东特委派遣，回乡调查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后在冷水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积极活动，到一九四八年冬，

在黔川湘三省边境五个县的十八个乡镇发展了有四百人枪的地下武装，掌握了冷水、盘石两个乡的政权，并在中共黔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进一步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纵队。”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武装起义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久荣为重新组合力量，在继续活动中为革命捐躯。

从时间来看，久荣的革命经历虽很短促，但却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若就其世界观来说，则经历了一个由“唯我”到“无我”的重大飞跃。

蓄 志 山 乡

久荣生长在一个半封建的农村富裕家庭。父亲滕玉峰少读诗书，为人豁达大度。由于他善于交结，处事厚道，曾先后蝉联乡长、联保主任达十六年之久。

玉峰先生有三男一女，久荣上有兄姊，排行第三。由于他自幼聪慧，性格粗犷，很小就被送到距家数十里的孟溪小学住读。

一九三九年秋，久荣读到了六年级，这时发生了总务主任饶高云贪污经费，克扣学生伙食的事件。但对这件事，全校师生均敢怒而不敢言。久荣目见此状，便挺身而出，写了“打倒饶高云”的大字标语，并带头发难，掀起了罢课风潮。

久荣为正义初向权力挑战，很快遭到饶高云的回击，他以“造谣滋事”为由，把久荣开除学校。久荣对所受的屈辱愤懑于怀，经年不释，经过这次较量，久荣深深懂得了，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和权力，要伸张正义是不可能的。从此，他立志要出人头地。

一九四〇年秋，久荣考进了松桃中学。进城以后，耳闻目睹，知道了很多事情。

松桃这个山城，当年资本主义经济刚刚抬头，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停滞不前。处在这个小小舞台上的人物，他们的发展道路，一是靠枪杆起家，二是靠文凭发迹。前者闯出一批将校武官；后者造就了一伙幕僚政客。这些人平时驰聘在外，一旦失意回乡，便结成各种绅士集团。其中出名的有“五虎”封建派，和所谓的“八豹”革新派等。在广大农村

中，众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则被迫挺而走险，这又为四乡豪强提供了招兵买马、拖枪割据的有利条件，从而又形成了所谓的“十八路诸侯。”这些乡绅土豪相互勾联，纵横捭阖，实际上左右了松桃三十万苗汉人民的命运。而久荣家乡的吴姓大族，更非一般，其一门昆仲，有的毕业于陆军大学将官班，有的毕业于日本帝大经济系。他们声叱于外，名噪乡里，滕家溪无以望其项背。

久荣进城后，正处在富于幻想的年龄。“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他想，滕姓家族不能长期羁于辕下，受人鞭驱。为了出人头地，他一面勤奋读书，广猎博取；一面坚持冬泳，磨砺意志，准备学有所成，好登上社会舞台，搏击风云。

在松中两年，久荣不仅主课成绩优异，而且工于绘画，精于雕刻，并对文学发生了兴趣。随着求知欲的增长，他开始感到这个封闭的山乡，又不能满足他的追求，遂于一九四二年秋走出松桃，考入榕江国立贵州师范附中插班。第二年接近初中毕业考试时，由于学校对学生的无理罚款，久荣出于正义的要求，参与全班同学罢课反抗，牺牲了毕业考试，后又易地考入都匀高中。刚一年，又三易其校，考入都匀炮兵学校。但入学不久，久荣又在文治武功上出现了徘徊。

久荣宽额大眼，狮鼻弓唇，既有文人的天赋，似乎又具有一名武将的雏型。也许因为有这双重的气质，一九四四年冬，当他看到抗战胜利在望，军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将过时，又决然弃武攻文，离开了炮校。

久荣回家后，每天认真复习功课，课余则登高览胜，欣赏山川磅礴之气，思考古今成功之路。就在这时，他决定奔

向一个更远的目标。

蜀都易辙

作为抗战陪都的重庆，是国民党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正是久荣向往之地。一九四五年夏，久荣负笈赴渝。行前，他以精湛的雕刻技术，仿制了一枚都匀中学的校印，为自己写了一张读完高一的证明，考取了蜀都中学高二插班。久荣入校时，正值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开始。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狂欢中对国家、个人都充满了信心。但不料此后不久，突然响起了内战的炮声。霎时间，天上乌云密布，社会舆论大哗，久荣则在转眼间陷入了一片迷惘。

蜀都中学地处沙坪文化区，是中共南方局秘密领导下的一所堡垒学校，也是国民党积极争夺的思想阵地。因此，在每天一早，大量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便一齐涌入校园。“究竟是谁在挑动内战？”“中国应往何处去？对这两个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广大进步同学，和国民党的三青团骨干，都各以自己的报纸为思想武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辩论。

久荣来重庆的目的，是为了勤奋读书，争取考入名牌大学，因此，对与学习不无妨碍的辩论，他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但后来随着名人登台演说的频繁出现，校内国事讨论会的不断举行，两派同学斗争的形式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一个个的集会，一场场的辩论，犹如一阵阵浪潮涌进校园，涌进课堂，冲击着每个人的心田。久荣读书的理想环境受到了严重干扰，他那粗犷的个性再也无法克制，于是他在

沉默中突然站了起来，投入了辩论。

但久荣的出场，由于观点和立场都带有先天的政治偏见，他的言论和左派发生了严重对立，引起了校总务主任、中共党员张人钧的注目。

但是，随着国民党反动面目的日益暴露，左派的观点开始把他引向了新的思索。为了探求真理，他广泛涉猎了各类报刊的观点，积极参加了民主人士的演说会。报上揭露性的报道，民主人士的呼吁和抨击，又进一步把他引上了朦胧的反省。

一九四六年初，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以斡旋国共争端为名，积极帮助蒋介石扩大内战。在一片抗议声中，蜀都进步同学联名向美国驻华使馆写了“公开信”，此信除登载于《新华日报》外，并推举黄至城老师（中共党员）亲自送交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开信”严正提出：“不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佬滚回去！”久荣出于爱国本能，也积极参加了签名和抗议活动。但他却坚决拒绝了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反苏示威游行。久荣反美不反苏的政治态度，引起了中间派的非议，受到了三青团的诋毁，但左派同学却带着观察的目光对久荣开始了再认识。

一九四六年六、七月，蒋介石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以八十万大军向中原和苏皖解放区疯狂进攻。全面内战开始后，烽火遍地，生灵涂炭，社会动荡，物价猛涨。民主战士李公朴挺身斥蒋，惨遭杀害；闻一多拍案而起，旋又遇刺。蒋介石的恐怖统治，激起了全国公愤。连日里，民盟的《民主报》整版地刊出“血债！”“杀的教育！”“抗议！抗议！抗议！”的讨蒋檄文。当这股怒潮涌进蜀都校园后，国

民党特务对这所红色堡垒进行了严密监视。他们在校门口开设了茶馆、酒店，在校外路口设置了“交通检查站。”与此同时，校内的三青团骨干秉承上级指示，在同学中积极鼓吹“读书救国”的谬论，并创办了《前进壁报》作为喉舌，妄图说服同学们“埋头读书，不问国事。”

久荣原有埋头读书的表现，现在自然就成了三青团争取的对象。但出乎人们的意料，久荣竟主编了《蜀光》壁报，旗鼓相对地与《前进》展开了论战。他提出，内战蔓延，国运飘摇，叫人如何安心读书？民主沧亡，言者杀身，读书安能救国？他号召同学们继承“五四”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不做绵羊，要做醒狮。

由于久荣的言论，常常越出国民党假民主所可容忍的界限，家乡的同学便送他一个绰号，称他为“滕大炮”一天松桃女同学代启智以大姐的口气提醒他说：“鬼崽崽，你这不是提着脑壳耍吗？”这句话，使久荣受到很大启示，他冷静地检讨自己，认为勇而无谋，锋芒毕露，是一种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虽胸有随时献身的准备，但并不在表面上显出头角峥嵘，异军突起。从此以后，他渐渐注意了斗争的策略。

久荣的进步，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关怀，从此，一本本诸如《大众哲学》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便陆续传到他的手中。这些哲学的、政治的钥匙，进一步打开了久荣的思想闸门，使他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及其与国家命运的关联，出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不久，久荣经原榕江同学周知群的介绍，先后与《新华日报》记者张子英和《活路》编辑张立建立了联系，从此，久荣得到了中国

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平发生了美国水兵强奸北大女生的严重暴行。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及时组织了反美抗暴爱国学生运动。久荣积极参加了这场重大的斗争。运动开始前，重庆市“抗暴联”为消除运动死角，派久荣和几个同学负责中正中学、重庆高商和护士学校的串联发动工作。中正中学是国民党大员的子弟学校，反动党团骨干多；他们壁垒森严地抵制这场来势迅猛的爱国学生运动。因此，当久荣跨进中正校门时，立即受到了对方的包围。久荣胸怀正义，在一片吆喝声中冷静地捕捉战机，乘机对方展开辩论，借此发挥宣传鼓动的口才，以期得到一部份同学的同情和支持。但久荣的辩论引起了对方的恐慌，他们推搡着把久荣赶出大门。久荣将出大门时，随手一扬，撒出了“市抗联的宣传材料。传单在空中飞舞，而久荣又转身钻进了中正校的后门。一连数日，久荣就是运用这种战术，飞冲“禁门”，数闯敌阵，终于和中正中学的少数同学开始了接触，并通过他们在内部的串联，卒使三分之一的同学突破校禁，参加了有六十三所学校，计一万五千人的示威大军。这事在当时曾一度传为佳话。

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久荣随游行队伍担任纠察队员，防备暴徒冲击。示威游行结束后，久荣又参加为时一周的宣传活动，上街公开发表反美抗暴演说。宣传周胜利结束后，久荣犹恋战不舍。二月八日这天；当他和一批同学正在大同路向行人演说时，一群特务、暴徒突然冲上前来，大打出手。在搏斗中，赤手空拳的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重伤倒地。久荣虽体壮力强，但也身受重伤。幸民建中学郎万中

带领同学前来营救，久荣等始得脱险。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也就是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将开始的前一天夜晚，国民党进行了全国性大逮捕。市委遂决定学生运动转入地下，学生骨干停课隐蔽。就在“六一”这天，久荣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我们愤怒、同情。我们明确了未来艰巨的责任。我们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为迎接这时代伟大的变革而努力。我们已准备为国家、为民族献出我们的血肉！”

山城受命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后，及时转入了战略反攻。这时国民党政府由于战费日增，横征暴敛，激起了工人罢工，农民抗粮。当时举国滔滔，人心思变，连重庆警官学校也出现了这样的暗标“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就在这不堪忍耐的时候，川东特委的张立找到了久荣和先仲虞等，赋予他们一项重大使命。

早在一九四六年夏，中共南方局就计划在四川的四个支角开展游击战争。这四个支角中的川东支角，包括黔江、酉阳、秀山等县。当时重庆党组织根据南方局这一决定，曾动员一批学生骨干先行下到农村“垦荒”。这年初冬，党组织首次通过《新华日报》记者张子英找到久荣，给了他回乡垦荒”的任务。久荣那次到家，只初步串通了族侄滕从戎和同学张嗣麟，但却遭到了父亲反对，也未获得哥哥久光的坚决支持。不久，他返回蜀都，投入了反美抗暴斗争。但就在这场斗争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于三月八日正式发出了开展蒋

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所以到了七月，张立代表党组织再次动员久荣等人回乡，为开展武装斗争准备条件。

当时川东特委考虑到，松桃与川东秀山和湘西花垣、凤凰接壤。敌人若从湘西进川东，松桃是门户；若从川中进川东，松桃是后卫。而且松桃位于武陵山区、苗汉杂居，这里既有阶级矛盾，也有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激起的民族矛盾，因此认为这里是组织武装起义的理想地区。

川东地下党两次动员久荣回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久荣父亲多年执掌乡政，哥哥久光在国民党县党部和县议会均任有职务。再从经济看，玉峰先生有四五百挑田土的家产，若把久荣父兄争取过来，他们不仅可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声望，在纵的方面可从下面号召一部份农民拿起武器，而且可开展横向联系，通过争取、瓦解，把那些处于游离状态的割据武装组织起来，为我所用。还有，他不仅可为以后陆续到来的同志提供职业掩护，而且还可为革命提供必需的经费。再从久荣家居的渠崩寨来说，它位于武陵主峰的梵净山麓，群山环峙，森林密布，正是孕育武装起义理想的摇篮。

这年七月，张立会晤久荣时，同时会晤了孙善述，叫他俩同返松桃。张立指示，这次回松，要在“垦荒”取得成绩后，积极组织武装起义。他指示，在斗争策略上，应先采取合法手段，把关键地区的乡政权抓到手中，以站稳脚跟；要在组织基本队伍的同时，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斗争方法上，以“抗丁、抗粮、抗税”为号召，并把“三抗”作为武装暴动的导火线。关于武装斗争的目的，张立指出，是为了策应解放战场，打乱敌人的后方秩序。

这次与久荣一同接受任务的，还有乡建学院的先仲虞。

他的任务是，返回德江，开展黔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周知群当时接受了另一任务。

久荣和孙善述由重庆动身时，就密带回一张毛主席的大二寸照片，还带回一些伪装封面的革命书籍。他们绕关越卡，徒步千里，决心此次归来，要金戈铁马为革命干出一番事业。

殊途同归

久荣到家后，首先做哥哥久光的工作。这时久光因支持孙如陵竞选国大代表失败，正负气在家。经过这次竞选活动，久光亲眼看到国民党内勾心斗角，贿赂公行的种种劣迹，同时也从报上敏感到战场形势的逆转。尤其最近，他时常听到国民党将领失踪、投诚和起义的种种传闻。就在这物价飞涨，风潮迭起，人心思变，举国沸腾的大动荡中，久光在渠崩的家中，一口气读完了久荣带回来的《大众哲学》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些革命书籍。后在一次次阅读中，久荣向久光解释了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进而从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上，论述了蒋王朝在这场历史性的决战中必然崩溃的命运。当久光接受久荣的观点后，久荣又同他谈论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统战政策，他力劝哥哥宁杀身取义，勿为反动政权殉葬。这样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久光毅然作了决定，他要和久荣一道说服父亲，杀出旧营垒，投身于革命。

但是，滕玉峰在国民党营垒中连续任职十六年之久，对反蒋拥共一事，从来也没有想过。半年前当久荣回家做他的

工作时，还受到了他的斥责。但事隔半年，不料两个儿子竟殊途同归，一块做起了他的工作。一连数日，他食不甘味，夜难成寐，常一人负手徘徊于星光之下。他知道现在他的一句话，关系到全家人的生死荣辱，而一生惨淡经营的成果，搞不好也将在一早上化为流云。但滕玉峰也不是老顽固，多年来他亦政亦商，常收购桐油、木材，下沉陵，闯常德，折冲樽俎，敏于时变。半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传闻的增多，他也曾想到久荣半年前为他搭的桥，铺的路。但今天当他面临决策时，他又感到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严重。他相信两个儿子共同的理智，但不相信久荣和孙善述两个娃娃家能担当如此重任。久荣了解父亲的想法后，便告诉他说：组织上正在等待他表示态度，以决定是否增派人员。玉峰先生听后，仍无明确表示，但他却把久荣和孙善述安插到冷水教书，作为职业掩护。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黔北特委成立，宋至平和张立先后到达德江。宋任副书记，张立任书记。第二年春节刚过，特委派周知群到渠崩了解情况，并代表党组织进一步做玉峰先生的工作。这时，滕玉峰始向两个儿子和周知群表示说：“好！我就这么点家底，拿出来你们搞吧！”玉峰先生同意后，周返德江作了汇报。这年四月，特委正式派周到达冷水，担任中共冷水支部书记，并积极开展工作。

智 取 冷 水

周知群年龄和久荣相仿，性格内向，善思寡言。久荣性格外露，思维活跃，善言词，熟乡情。故周知群重返渠崩

后，很多事都靠久荣出主意，周知群作决定，而后大家利用滕玉峰和久光的社会关系开展活动。

周知群到来之初，根据特委指示精神，与久荣等决定了六条工作步骤：一是采取合法手段，分别在苗汉两区各控制一个乡的政权，并建立基本武装，作为立足点；二是利用各种关系，以“抗丁、抗粮、抗税”为动员口号，分别吸收骨干，在县内外建立各个武装据点；三是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和扩大苗胞武装，四是发展进步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五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利用矛盾，从敌人营垒中瓦解和争取武装力量，达到为我所用；六是深入川湘友邻，扩大革命组织，掌握契机，举行武装起义，而后在三省边境开展游击战争。

步骤明确后，进而明确了各人任务。接着久荣进城到德才小学任教，把遗下的冷水教员职务让周知群接替。久光则依旧回到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参议会任职。滕玉峰、滕从戎和张嗣麟分别在基层四出串联。

久光和久荣进城后，经过在上层活动，首先把从戎谋到代理冷水乡长。两月后，冷水乡依法选举。吴、任两族抬出任明德出面竞选，从戎以代理乡长的有利条件，积极竞争，但结果仍然与对方各得六票，斗成平局。周知群感到情况严重，认为若重新投票，面对劲敌，已无余力。一旦失败，失去立足之地，则一切计划将无法着手。想到这里，便召集有关人员密谋对策。大家听周说罢，心情沉重，寂然无语。这时久荣望着窗外，也陷入沉思。乌云笼罩着山区的夜空，几只流萤乍闪又灭，转眼消失在令人难测的狭谷中。久荣望着远去的流萤，想着克敌取胜之道，望着望着，忽有所悟。他

欣然说道：“重新投票，风险太大，较好的方法，是象流萤穿谷那样，在暗中独辟蹊径。出其不备，以巧取胜。但不知杨秀成、涂梦渔听不听我们指挥？”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听后，认为此计妙甚。至于杨秀成等人听不听指挥那要去尽力争取。

第二天，久荣和久光进了县城，凭着亲戚关系，先说通了县党部书记长杨秀成，杨又串通了县参议长涂梦渔，商定冷水乡长选举不再重新投票，由竞选双方拈阄决定。谁拈的阄上写着“当选”谁当乡长。后杨、涂两人将自己的意见向县长郭大树提出，郭没反对，并委托杨、涂二人办理。

此事决定后，便通知竞选双方进城，宣布上面决定，并由主持人涂梦渔当场用纸写了两个阄，但暗中却都写了“落选”两字。拈阄开始，从戎按久荣事先嘱咐，特把优先权让任明德。任本有急于先登之意，见从戎谦让，倒不客气。但他并不急于伸手。他面带微笑，望着两个纸团，心中却在想，这一场持续两月的实力之争，竟演变成凭靠运气的举手一拈，心中不免有了感慨。他瞟了一下对手，看到从戎严重关切，忧心忡忡的样子，任明德在心理上陡然增加了几分优势，遂笑道：“从戎既是谦让，我就不客气了。”说罢便伸出手去。

说时迟，那时快。这边任明德拈阄到手，那边监阄人杨秀成便取了过去，当众打开一看，十分惋惜地念道“落选！”任明德一看，心中暗叫一声“完了！”不觉心驰神移，就在这转瞬间，涂梦渔已把两阄拿到手中，面带笑容，边撕边说“明德既是落选，当选的自然是从戎了。不要拈了。”就这样，国民党松桃县的党政参首脑，以他们惯用的政治舞弊的